

春天在说话

■鲍尔吉·原野

着龙爪槐的枝，趴在它们耳边说：“唔，春天喊我！”

二

四季当中，春天最神奇。当夏季的树叶长满每一根枝条时，花朵已经谢了，有人说“我怎么没感觉到春天呢？”

春天就这样，它高屋建瓴。它从事的工作一般人看不懂，比如刮大风。风过后，草儿绿了；再下雪，然后开花。之后，不妨碍春天再来点风、或雨、或雨夹雪，树和草不知是谁先绿的。河水开了，但屋檐还有冰凌。

想干啥干啥，这就是春天的作风。事实上，我们在北方不容易看到端庄娴静的春天，比如油菜花黄着，蝴蝶纷飞。柳枝齐齐垂在鸭头绿的春水上，苞芽鹅黄。黑燕子像钻门帘一样穿过枝条。这样的春天住在江南，它是淑女，适合被画成油画、水彩，被拍照和旅游。北方有这样的春天吗？在北方，春天仿佛藏在一切事物的背后。

在北方，远看河水仍然是白茫茫的冰带，走近才发现这些冰已酥黑，灌满了气泡，这是春天的杰作。虽然草没有全绿，树木未吐芽，更未开花，但脚下的泥土不知从何时泥泞起来。上冻的土地，一冻就冻三尺，是谁化冻成泥？春天。

春天惯于在幕后做全局性、战略性的推手。让柳叶冒芽只是表面上的一件小事，早做晚做都不迟。春天在做什么？刚刚说过，它让土地解冻三尺，这是把冬天变成夏天——春天认为，春天并不是自然界的归宿，夏、秋和冬才是归宿或结果——这事还小吗？

春天既然在幕后，就不为常人所熟知。它深居简出，偶尔接见一下青草、燕子这些春天的代表。春天在开会，在讨论土地开化之后泥泞和肮脏的问题。这些讨论是呼呼的风声，我夜里常听到屋顶有什么东西被吹得叮当响，破

门拍在地上，旧报纸满天飞。这是春天会议的一点小插曲。春天一边招呼一帮人开会，另一边在化冻，催生草根吸水，柳枝吐叶，把热气吹进冰层里，让小乌满天飞。春天看上去一切都乱了，一切却在突然间露出了崭新的面貌。

春天暗中做的事情是让土地复苏，让麦子长出来，青草遍布天涯。“草都绿了，冬天想回也回不来了。”这是春天常说的一句话。春天并不是冬天到达夏天的过渡，而是变革。世间最艰难的斗争是自然界的斗争，最酷烈的，莫过于让万物从冬天里复苏。冬天是冷酷的君王，拒绝哪怕是微小的变化。一变化，冬天就不成其为冬天了；正如不变化，春天不成其为春天。春天和冬天的较量，每一次都是春天赢。谁都想象不到，一寸高的小草，可以打败一米厚的白雪。白雪认为自己这么厚，永远都不会融化，没成想自己不知不觉变成沟壑里的泥汤。

春天朴素无物，春天大象无形。柳枝的叶苞就是叶苞，它并不是春天。青草也只是一株草，也不是春天。春天以“天”作为词尾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爱照相的人跟夏天合影、跟秋天合影、跟冬天合影，最难的是跟春天合一张影，它的脚步比“咔嚓”声还要快。

三

春天忙。如果不算秋天，春天比另两个季节忙多了。以旅行譬喻，秋天是归来收拾东西的忙，春天是出发前的忙。不一样。所以，不要跟春天说话，它太忙。

蚂蚁醒过来，看秋叶被打扫干净，枯草的地盘被新生的幼芽占领，才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太长了。蚂蚁奔跑，检阅家园。去年秋天所做的记号全没了，蚯蚓松过的地面，使蚂蚁认为发生了地震。打理这么一片田园，还要花费一年

的光景。所以，不要跟蚂蚁说话，它太忙。

燕子斜飞。它不想直飞，免得有人说它像麻雀。燕子口衔春泥，在裂口的檀木的檐下筑巢，划破冬日的蛛网。燕子忙，哪儿有农人插秧，哪儿就有燕子的身影。它喜欢看秧苗排队，像田字格本。衔泥的燕子，从不弄脏洁白的胸衣。在新巢筑好之前，不要跟燕子说话，它太忙。

如果没有风，春天算不上什么春天。风把柳条摇醒，一直摇出鹅黄。风把冰的装甲吹酥，看一看冰下面的鱼是否还活着。风敲打树的门窗，催它们上工。风把积雪融化的消息告诉耕地：该长庄稼了。别对风说：“嗨！”也别劝它休息。春风休息，春天就结束了。所以，不要跟春风说话，它太忙。

雨是春天的战略预备队。在春天的战区，风打前阵，就像空军作第一轮攻势一样，摧枯拉朽，瓦解冬天的军心。雨水的地面部队紧接着赶到，它们整齐广大，占领并搜索每一个角落，全部清洗一遍，让泥土换上绿色的春装。不要跟它们讲话，春雨军纪严明。

草是春天的第一批移民。它们拖儿拉女，自由散漫。草随便找个地方安家，有些草跑到老房子屋顶，以及柏油路裂缝的地方。草不管这个，把旗先立起来再说。阳光充足的日子，草晾晒衣衫被褥，弄得乱七八糟。古人说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哪里无？沟沟壑壑，电线杆子脚下都有草的族群。人见春草生芽，舒一口气，道：春天来了！还有古人作诗：“溪上谁家掩竹扉，鸟啼浑似惜春晖。”（戴叔伦《过柳溪道院》）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”（杜甫《春日李白》）春晖与春树都比不过草的春意鲜明，它们缝春天的衣衫。

看春天如看大戏，急弦繁管，万物萌生。在春天，说话的主角只有春天自己，我们大概只能做个看官。

阅图

踏雪

■摄影 姬文志

这幅作品拍摄了边防巡逻路上的一个瞬间。冰封雪裹的高原，白茫茫一片，构成了作品整体的冷色调。高高跃起的军马打破了画面的沉寂感。英姿飒爽的战士与冰天雪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动静对比，为作品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（点评：张元富）

一抹生命之绿

■陈海强

护着一缕缕弥足珍贵的微光。

三

雨果说：“有了物质，人才能生存；有了理想，人才能生活。”理想便是一块心灵的绿洲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依靠这块绿洲获得灵魂的补给。而诗歌就是绿洲上不可或缺的一抹生命之绿。在人生的长征路上，诗歌可以淬炼心性和信仰，帮助心灵世界保持堪称神奇的平衡。就像星辰在黑夜中升起，诗歌也会在灵魂中升起。我也常常把诗歌视为军旅之路的参照物。让诗行在斑驳的光影中扑面而来，仿佛灵魂之弦在内心轰然拨响。

当人们通过诗歌更加深刻地感悟人生和命运，就是去发现天空、大地、群山、河流沐浴的诗意之光。多年前，在岭南的军营中，我也曾尝试用诗歌的方式记录内心的体验，写下诗歌《岭南的

冬天》：“积雪永远不会出现了/积雪只属于往事//岭南的冬天/群山俊秀，时光美丽/我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看/白云正在谷地里漫步/穿上军装，我希望自己/永远都是年轻的//怀抱军营，象头山微笑着/在温暖的阳光中/我期待一个新的开始/而那些与寒冷有关的诗篇/将从电脑的深处消失//而在嘹亮的军歌中/象头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/我们都要从她的怀抱走向成熟。”现在，我已经走出了懵懂状态，开始慢慢地学会了思考和自省，并且意识到诗意不仅对于自身和他者至为重要，对于这个世界同样至为重要。而且，这也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——当我们一次次站在春天的门扉前，总能做出奋勇前行的抉择和判断，认定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即日启程，便是保持内心的梦想、无畏和热情。

或许，正是因为诗意的存在，才让春天成为永恒的瞬间，成为人人都可以拥有并且抵达的诗和远方。

兵味一得

那天，看着手中那件桂鑫寄来的棉大衣，这位号称铁汉的将军落下了眼泪，往事如电影画面一般在眼前闪过……

张初欣认识桂鑫在40多年前，那时张初欣是炊事班的一名炊事员。桂鑫不是军人，负责给部队烧锅炉，听说是部队为了照顾他，让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解决吃饭问题。

锅炉房和炊事班一墙之隔，张初欣和桂鑫经常见面，但一开始并不熟悉。一天晚上，点名后，张初欣突然想起明天早饭有人员变化，可能准备的菜有些不够，于是就准备去菜窖取菜。在炊事班的门口，张初欣见一个黑影一晃而过，向锅炉房跑去。张初欣警觉地迅速跟了过去，到了锅炉房发现桂鑫正从兜里掏出馒头向一个布袋子里装。

张初欣立刻明白了，训斥了桂鑫一顿，本想让他把馒头放回炊事班，可一看，馒头上排列的煤灰染成的手指印，也只好作罢。

从此，张初欣常常领略到桂鑫的“厉害”。今天拿个馒头，明天拿个鸡蛋……隔三岔五就要到炊事班顺点东西走。张初欣多次找到连长反映问题，连长总是嘿嘿一笑，永远都是先问拿了什么，然后自己掏钱给补上。时间久了，张初欣反而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张初欣不理解，连长为什么对桂鑫这样纵容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几年后张初欣当了连长。连长临走前，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，给他讲了桂鑫爹的故事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响应国家号召，一支部队来到了荒凉的西北高原，开始国防尖端工程的建设。部队进驻后，由于要建设大型项目，必须整村搬迁。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，对村民不是一件小事，尤其是很多村民的祖坟面临迁移，思想工作不好做。

桂鑫爹是村长，为了支持部队工作，他在祖坟前磕了三个头，在自己的老屋前抓了一捧土，没给部队提任何要求，成为第一个完成迁移的人。原本6个月的迁移期，3个月就全部完成了。

部队的同志都很佩服也很感激老村长，不少部队领导和老村长成了莫逆之交。老村长去世后，留下了唯一的儿子桂鑫。照顾好桂鑫是部队领导共同的心愿。

“咱不能让乡亲们寒心，更不能辜负老村长对部队的恩情，那是咱的传统，咱的根……”多少年后，老连长的话在张初欣的脑海里依旧清晰如初。

在不断的交往中，张初欣越发不明白，桂鑫没有妻子和孩子，自己可以在单位吃饭，他为什么还要拿馒头和菜？如果是为了钱，锅炉房的暖气片、煤可比那点菜值钱。可桂鑫从未在上面动心思。

一天，张初欣看到桂鑫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往外走，知道他又夹带了东西，就悄悄跟着他回了村。

桂鑫进村后就快步走进一个有些破败的小院，几个脸上已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小孩子，迅速将桂鑫围了起来，狼吞虎咽地将桂鑫带的馒头一扫而光。

张初欣一下子全明白了，鼻子一酸，悄悄离开了小院。

从那以后，炊事班总会在餐桌上留下几个馒头和一份菜。这是张初欣和连

战地文化坚定戍边信念

■崔浩浩 本报特约记者 高群

活力军营

“边冲涛！”
“到！”
“现授予你95式自动步枪一支，你的战斗编号为116。”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一场特殊的人连仪式在喀喇昆仑腹地举行。该团侦察连初上高原执行驻训任务的7名新兵在全连官兵的见证下，接受连士官为他们授予的武器装备与战斗编号。

“来无影，去无踪；如闪电，似清风。单枪匹马闯敌阵，捕捉俘虏探敌情……”伴随着慷慨激昂的《侦察兵之歌》，4名战士高擎连旗入场，入连仪式正式开始。

“同志们，70年前，我连革命先辈就曾在这片土地上击退顽敌，打出了‘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’的战斗精神。如今，我们更要赓续传承好先辈遗志，在雪域高原书写连队新的篇章……”顶着阵阵寒风，该连指导员张承年带领全连官兵重温连队的光荣战史，激励新兵练就逢敌亮剑的血性胆气与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。

紧接着，连长罗宁按照战斗编号为每名新兵一一授装，新兵们面对连旗，庄严宣誓。

“接过装备，被授予战斗编号的那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神圣的使命与沉甸甸的责任。虽是初次来到高原执行任务，但我一定会努力训练，勇于战胜困难，当

桂鑫

路

後

里几个老党员一同发起的，大家一起出钱，让炊事班每天为桂鑫留一份能带走的热饭。

那年冬天，特别冷。桂鑫那件从不离身的军大衣突然不见了。看着他冻得有些发抖的身体，张初欣知道，桂鑫一准是把自己的大衣给了孩子。于是他就将爱人给自己买的一件棉大衣给了桂鑫。结果爱人不理解，两个人因此还吵了一架。

后来，张初欣由于工作原因调往很多地方，但无论到哪里，他总是时不时给桂鑫寄点钱和东西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，寄给桂鑫的钱开始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，还时不时有野生蘑菇、粉条等特产寄来。张初欣把电话打过去，才知道村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仅吃不上饭的日子一去不返，很多人还住进了小楼，有了汽车。

老将军不顾身体不适，不顾工作人员和家人的劝阻，一定要回村里看一眼。

在村头下车后，张初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原本的土路不在了，高大的木质牌楼上金灿灿的大字格外耀眼。整洁的柏油路两侧，一栋栋小楼交相呼应甚是壮观，不少小楼的旁边还停着汽车。

现任的村长叫赵新民，是福利院长大的孩子。见到张初欣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张叔叔，我也是从小吃着桂鑫叔从部队拿来的馒头长大的。”张初欣笑得格外开心。“这些年国家精准扶贫，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。桂鑫叔带头搞大棚种植，成了致富带头人。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，那时候咱们穷，对部队亏欠的太多，你们都是部队粮食养大的，不能干对不起部队的事。”村长的介绍让不少人动容。

“桂鑫叔去世前，非常想见你一面，可又怕耽误你的工作，一直不想我们和你联系。他一直对那件让你和嫂子吵架的棉大衣耿耿于怀，一定让我们寄给你一件，说是留个念想。”无声的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将军刚毅的面庞上悄悄流过。

“桂鑫叔把自己的大棚和几十万积蓄都捐给了福利院。正如他说的，咱过去穷怕了，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好，咱们过上了好日子，得知道感恩。”村长一边擦拭着脸上的泪，一边断断续续说着。

看到乡亲们红火的日子和幸福的脸庞，老将军感受到一名共产党人的自豪。

战地文化坚定戍边信念

■崔浩浩 本报特约记者 高群

好‘侦察尖兵’新传人！’新兵杨繁激动地说。

在此之前，该连还组织开展了给“连魂石”描红活动。每名新兵在进入连队前，先对连队门口的两块刻有“攻如猛虎、守若磐石”的连魂石刻进行描红，以此激发新兵的荣誉感与归属感。

“我们将以团特有的红色历史资源与高原驻训实际相结合，每逢新兵下连，都要举行仪式，为他们授予战斗编号，讲述战斗编号背后的故事。”该团领导介绍，新兵下连后，他们开展了一系列战地文化活动，让新兵在战味十足的文化活动中尽快融入连队，激发戍边信念。

入连仪式刚刚结束，侦察连随即进行了“重走革命路”活动。走在蜿蜒的碎石路，每一步都格外沉重，还未到达顶峰，新兵丰富富已气喘吁吁。

“初上高原时，我们面对风吹石头跑、遍地不长草的恶劣环境也有些手足无措，都是战友们在一起咬着牙坚持过来的……”活动间隙，该连一班班长苏昕给大家上了一堂现场教育课。前不久，他在上级组织的狙击比武中摘得桂冠。他身上所展现出的那股不服输的精神，深深触动在场的每一位新兵。

登上山顶，俯瞰祖国壮美河山，官兵的耳畔似乎响起了先辈们胜利冲锋声。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！祖国山河，寸土不让！”面向国旗，全连官兵整齐列队，铿锵的誓言久久回荡。

作家新作

街上有今年的第一场春雨。

春雨知道自己名贵，雨点像铜钱一般“啪嗒”甩在地上。

下班的人谁也不抱怨，这是在漫长的冬天之后的第一场天水。人们不慌张，任雨滴清脆地弹着脑门。在漫长的冬天，谁都盼着探头一望，黄土湿润了，雨丝随风贴在脸上。但是在冬天，即使把一瓢瓢清水泼在街上，也洒不湿世界，请不来春意。

春雨中，土地委屈着，浮泛腥气，仿佛埋怨雨水来得太晚。土地是任性的人，情人总认为对方迟到了约会的时间。在犹豫的雨中，土地扭脸赌着气，挣脱雨水的臂膀。那么，在眼前已经清新的时刻，凹地小镜子似的水坑向你眨眼的时刻，天地融为一体。如同夫妻吵架不须别人苦劝，天地亦如此。

在下雨之前，树枝把汁水提到了身边，就像人们把心提到嗓子眼儿，它们扬着脖颈等待与雨水重逢。我想，它们重逢时必有神秘的交易，不然叶苞何以密密鼓胀。

路灯下，一位孕妇安然穿越马路，剪影如树的剪影。我坐在街心花园的石椅上，周围是恋爱的人。雨后的春花里，恋爱的人即使增加十倍也不令人奇怪。我被雨水洗过的黑黝黝的树枝包围了，似乎准备一场关于春天的谈话。

树习惯于默不作声，但我怎能比树和草更有资格谈论春天呢？大家在心里说着话。起身时，我被合欢树的曲枝扯住衣襟。我握着合欢的枝，握



阅读时光

生活有没有永恒的瞬间？或许我们可以从诗歌中寻觅答案。在昼与夜的流逝中，栉风沐雨的人们一次次穿越四季轮回，以闪光的诗篇记录着一个个崭新的春天如何到来。

一

时光回溯到公元761年，已经在四川成都草堂定居两年的杜甫，面对春日的雨夜，感受着—个蒙尘的世界正在接受润泽的过程，内心弥漫着欢喜和宁静。

杜甫写下了《春夜喜雨》，记录这种体验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与往昔怀才不遇、忧心忡忡相比，这个时期的杜甫已经回归生活的本真状态。他在躬身劳作的日常中，亲近了土地、家园和百姓，内心的悲悯有了更醇厚的气息。温柔敦厚、润物无声的春雨，引领着诗人的心灵进入崭新的境地。

二

乘时光之舟顺流而下，把目光投向